



澤堂集

四
少

表
教書
咨文
呈文
揭帖
疏劄

卷十六

~16
2384
2



2384
10-2

澤堂先生集卷之七目錄
表



漂海唐人解送降 勅謝恩表癸亥

方物表

皇子誕生進賀表甲子

賊薄 皇城陳慰表庚午

賊退進賀表

聖節表

冊封 王世子降 勅謝恩表甲戌

撥還贈 勅使銀謝恩表

教書

教靖 社功臣或人書

教靖 社功臣完城君崔鳴吉書

教靖 社功臣綾城君具宏書

教靖 社功臣平城君申景禎書

教開城留守張晚加資書

教振武功臣玉城府院君張晚書

教八道都體察使玉城府院君張晚書

咨文

陳都督前咨文 丁丑

呈文

平安監司呈文

揭帖

毛都督文龍前面帖

同前面帖

同前帖

毛都督前賀帖

毛都督前面帖

毛都督前揭帖

毛都督前面帖

毛都督前揭帖

代太學士回毛都督帖

留兩天使帖

代上姜天使帖

代上王天使帖

袁撫臺崇煥前回帖

陳都督前回帖

陳都督前回帖

白副總前回帖

白副總前回帖

白副總前平安監司答帖

白副總前平安兵使答帖

別帖

黃監軍前回帖

劉太監前回帖

澤堂先生集卷之七

表

漂海唐人解送降

勅謝恩表 癸亥

幽遐仰賴方懋緒業之恢寵錫便蕃忽覩綸音之降
 光榮所被頂戴深伏念瞻天有路朝海不波祇復
 流通蓋循前世之例優加恩數特荷內府之頒爰暨
 輿皂之微普霑金幣之腆伏遇垂衣制治絜矩推恩
 蠢動羣生成罔覆育之下消塵細勤舉在甄賞之中
 遂令敝邦亦叨盛渥敢不精忱拱極恪謹守疆質爾
 人民第勤外藩之職修我矛戟庶寬東顧之憂



方物表

天恩普洽舉國為榮壤莫雖微式禮靡闕右件物等
茲同常貢實非希珍惟恭敬之是將豈儀物之徒事
皇子誕生進賀表 甲子

義龍一作

圖膺錄方撫泰運

一作

之亨燕禱呈祥遂開

震索之慶三靈協吉萬國騰歡欽惟止仁止慈善繼
善述風行雷動至治已洽于寰區葉奕根盤洪祚允
賴於儲羨當中外係望之日即天人定基之辰伏念
職備藩維身逢盛際北極高遠莫陪駿奔之儀東海
汪洋第貢鰲抃之喜

賊薄

皇城陳慰表

庚午

雷霆振威方行邊圉之清廓蜂蠆逞毒遽聞上都之
震驚凡在含生孰不如痛欽惟英猷天授睿德日新
內繕外攘光啓中興之運文謨武烈丕承列聖之休
豈料狂寇之陸梁敢肆兇鋒以穿塞雖 皇靈有截
旋致渠酋之遁逃而兵燹所經重貽京輔之瘡痍既
定謀於全勝願少寬於殷憂伏念敗北力微朝東誠
切捐軀赴難縱未效敵愾之忱刻骨誓心庶無忘刷
取之念

賊退進賀表

殷憂啓聖遽遭荐食之灾赫必興師旋底蕩平之績
乾坤協慶朝野交歡欽惟英明出天雄武冠古持盈
保大適當開濟之期先德後刑丕闡威懷之略豈意
羯奴之桀逆久煩王旅之徂征竊據邊疆罪已稔於
當轍侵陵京輔患方深於剝床幸賴 睿筭之如神
終致醜類之禡魄取鯨鯢以封觀快芟獍狂毆蠱毒
而出關盡沃腥穢 皇圖永固邦域無虞伏念遯守
藩維欣聞捷奏犁庭掃穴行待滅賊之秋嘗膽卧薪
誓堅刷恥之志

聖節表

凝旒璿極運方升於泰亨紀瑞瑤光時載回於震夙
神人叶慶動植均歡欽惟祗紹燕謨丕闡鴻業馨香
至治囿民物而咸熙溥博深仁撫要荒而率服茲當
誕彌之節益膺長發之祥伏念叨襲藩封曲被洪造
九成韶奏雖阻鳳儀之庭萬壽高呼敢伸醵拊之賀

冊封

王世子降

勅謝恩表

甲戌

義重宗祧敢陳貳儲之請 恩深冊命遠紆渙汗之
頒何階報酬祗切銘鏤伏念屬藩遺祚遐壤微蹤率
祖攸行徒勤屏衛之願遭時多難每懼堂構之虧爰
念貽燕之謀詎忽幹蠱之託肆煩章牘之申籲旋被

綉綸之特宣雲錦斯煌出內府之珍藏星文有耀瞻
使節之光儀鴻私所加鯨域同慶伏遇柔懷萬國字
育羣生治亂持危旣俾延襲於墜緒推仁錫類復許
追爵於先親至今穉蒙與叨封典敢不心肝自勵隕
結爲期父教子忠思不渝乎世篤天從人欲庶永荷
於皇靈

撥還贈 勅使銀謝恩表

星槎遠歸方遡雲霄之永天澤曲被特還贄送之資
受賜如新撫躬增惕伏念偏承庇覆尚保創殘智昧
持危雖罔功於藩衛誠深事大顧何愛於髮膚頃緣

儲嗣之請封得蒙誥冊之頒寵威顏咫尺敢以貨財
爲儀水陸途程粗修餽贐之禮詎料 聖鑑之遐燭
俾返使橐之輕齎分內府之藏珍幾叨便蕃之錫軫
小邦之煩費尤荷字恤之仁感極于心慙發於面伏
遇乾剛獨運巽命重申恩覃八紘豈褻邇而忘遠明
照萬類益無微之不彰遂令荒陬賤臣獲此曠世殊
渥敢不益勵駑鈍期報鴻私葵藿傾陽自覺黃道之
近洎流赴渚祗願滄海之朝

教書

教靖 社功臣或人書

王若曰予惟宗國顛覆戚藩定其基草昧經綸材俊
聘其智故風雲有感或收釣築之遺帶礪申盟亦超
茅土之數爰稽舊典用答殊勲卿器宇嶸崎神情倜
儻家傳忠烈不以名利嬰懷學有師資不以場屋屈
跡挾青霞之爽氣包黃石之深韜以龍蟄夔屈之蹤
值孤鳴梟噪之日天常已殄董養升堂而發嘆王室
將移袁安當座而下泣才非命世不足以濟其屯義
非忘身不足以蹈其險卿時協策予實推誠捐貲鬻
裝大蒐兵械露肝抽膽密結英髦杜如晦之善斷如
流陳孺子之出奇多秘元臣宿將咸缺左右之勞巨

猾魁兇莫逸牽掣之勢矛頭浙米幾觸危機坂上轉
丸益恢全筭風霆無以比其迅鬼神無以測其幽乘
閑趙宮獨陳耿弁之議指星唐苑卽決幽求之謀致
會朝之清明復長秋之孝養 宗社之慶生民與休
宜推不次之恩用酌非常之績肆策勲爲靖 社功
臣一等云云儀之以繪象錫之以幣鈔由烏臺而鳳
池已愜輿論自韋布而金紫未爲驟遷昔在 太祖
之開邦實惟迺先之佐命豈意重恢之大業更資元
輔之仍孫一等第三符舊封於上洛並侯父子同後
拜之伯禽知家國之俱榮驗公侯之必復於戲守成

難於創始處貴異於居窮君臣共貞敢忘無疆之恤
子孫永保宜思不世之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靖 社功臣完城君崔鳴吉書

王若曰雷雨動而經綸之志奮風雲感而際會之期
昌雖神謀與能大啓 廟社之慶然羣策畢舉實資
帷幄之良爰策第一等之功宗用酬不貳心之勞效
卿名家濟美弱冠翹英體不勝衣而養之以剛大辭
如孺錦而守之以謙冲久沉踪於散班多覲闕於羣
小屬陽九之板蕩致坤五之傾危哀纏永寧公卿進
詭經之說誣慘元祐殿陛無抵奏之言彞倫遂至於

數崩寶命將移於姦宄卿惟奮義國耳忘家陳丞相
之燕居念深匡難蔡興宗之先見志存除殘幸徼福
於宗祚仍見推於寡昧縱橫籌略悉剖心腹之微諭
集俊髦不憚胼胝之苦轟霆破柱而不懼皎日炳衷
而靡他凡茲武帳之大勳蓋多瀛府之善斷三韓再
造慰先靈之在天萬類回甦續危緒於墜地既共嘗
其夷險又自任於安危鑑公衡平世傳山濤之啓事
冰清蘄苦人服毛玠之持廉言念殷復之洪休蓋修
代來之偉績肆策勲云云超三階於宰秩援例已行
紀一德於旂常視古尤偉并賦有行牲璧申盟雲臺

應宿之圖兄弟並列天厩孕房之錫錦鈔隨頒於戲
景運重開知創守之皆艱隆名難保貴始終之無替
予方甄不世之賞卿敢忽有爲之機天之經人之綱
自今茲而復整河如帶山如礪期信誓之長存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教靖社功臣綾城君具宏書

王若曰天地交而泰來方啓休否之運將相和而士
附迄成戡亂之功乃瞻熊虎之臣合膺茅土之賜國
有常典予匪私恩惟卿颯爽英姿縱橫戎略桑蓬有
志豈事鉛槧之工桃李成蹊克遵卑養之節栖遲陞

戟縣符之役激昂衽金裹革之心頃當奸逆之滔天
而致倫紀之墜地誰無父母忍見幽廢之憂將有亂
亡莫任扶持之責幸賴介臣之齊憤得覩會朝之清
明卿惟肺腑之親首效爪牙之用膂力方壯不憚裏
外周旋之勞訐謨大同實賴上下協贊之效指揮而
陰氛洗滌扈衛而精神折衝相從險艱豈惟狐偃素
著名譽殆同野王肆策勲云云魏其疏封以彰平吳
之績雲臺並像不廢佐漢之忠申之以誓言責之以
物采於戲不易得者功名之會莫難處者貴戚之家
須知安能惟始佚能惟初可免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指九天而為正期百世之不渝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靖社功臣平城君申景禎書

王若曰天厭昏穢景命方新武定艱難多筭是勝雖復三軍左袒大啓涓邱之基萬騎宵屯克贊臨淄之業事貴謀始功讓開先爰疏上賞之榮用酬中興之佐嗟乎曩事之慘實惟前代所希金墉之囚既逼於母后鐵塔之斃忍施於稚孩三綱四維圯絕而莫救羣黎百姓塗炭而靡歸苟非秉義而達權疇能撥亂而反正惟卿燕領投筆豹頭沉機早荷宣祖之知益篤先將軍之烈旋丁債師之橫獨恥妄校尉之封

彰
倡
恐

雲中有士卒之思灞上任亭長之辱越自長秋之一閉雖蒙寸祿而亦辭迨同二三舊臣共恢百六頽運桐宮故事無待問於司農荆府前言尚有徵於長史大策先定天人與能羣材景從大小協力俄被南箕之謗久淹西塞之征謀參著龜在遐外而罔間志堅金石履險阻而愈平亟恢坤極之危隳坐弭宗國之淪喪身羈關徼潛授之圖不渝跡阻戎行首建之勲難掩闔門從役義聲俱倡肆當改王之初卽有追鋒之召歷敷盡悴始終贊謨良疇告豐敢忘播種之苦大厦敷蔭宜思究度之勤肆策勲云云爰田有加

儀物斯備伏勳閔之隆古今罕見於戲明良際遇之不易功業保守之尤難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信此理之不忒有功必酬有德必報豈予心之或私指白水而示衷配青丘而永久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開城留守張晚加資書

王若曰授鉞築壇所以重外閫分茅增秩所以疇元勳苟非包文武之全材曷能副終始之委寄惟卿天資英爽宇量恢弘儲頗收於禁垣曾陪晉接之榮置范韓於關陝屢協師貞之吉利器既別於盤錯昌言亦著於昏狂茲當鼎新之初首下圖舊之旨凶奴未

滅當勤戶牖之防老成尚存盍膺斧鉞之錫不料梟獍之逆遽出貔虎之班作廷尉之逋囚始戕命使驅涇原之戍卒遽犯宗都當斯之艱捨卿誰恃伯玉在蜀已發鍾會之謀齡石留秦何惧鎮惡之叛出號則三軍髮豎走檄則羣醜膽寒曳踵觀兵左右哀新息之壯登舟灑泣中外倚太真之忠投醪之恩足以感厲反側轉丸之智足以撐持事機昏氛盡滌於一麾巨猾即集於雙闕風凌雨震梁棟之質不撓陰闔陽開桑榆之功非暮將申帶礪之誓與同宗社之休肆策勳云云秩視三台兼管陪京之鎖鑰兵提八路

仍摠上將之韜鈴於戲功鉅者報隆任大則責重推誠馭物予何吝於酌功受命忘家卿宜勉於盡悴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振武功臣王城府院君張晚書

王若曰干戈省躬適當艱厄之會斧鉞制閫旋覩克復之休茲申血牲之盟用酌汗馬之績惟卿資兼忠勇業茂經綸乘輅建旂不但文武爲憲納言司直實惟左右俱宜有練達時務之材有包舉衆善之量人稱支厦巨棟世倚衛國長城屬寡躬之承祀暨羣賢而起廢西郊推轂肇新遣帥之儀上郡屯兵屢陳伏

羌之策方期強寇之外憎詎料逆豎之內信鴉音不悛侯景挾臨賀之鸞鷲尾有毒祿山藉幽燕之資神策之軍未回潼關之師先潰顛隳之勢間不容毛露泥之行言之痛骨卿當此際事有至難兵雖摠於韜鈴禍已深於肘腋孟醪投水早得士卒之權尺檄生風益勵忠義之氣披其角距置以腹心持危則隱若泰山決幾則轉如圓石雖成敗利鈍一日百端然發縱指揮有進無退克奏鞍峴之捷終致藁街之梟廟貌重安王靈再振知人善使予何有於鑑衡受命忘身卿實殫其心力以百年未聞之變成一代無前

澤堂集
之勲國有夷吾更何憂於江左天生李晟期永扶於
唐家肆策勲云云分茅土以定封指山河以明誓雲
臺列像名高角宿之躔繡衮臨戎位並台垣之次凡
茲寵數悉稽彞章於戲惟英略可以亨屯惟義烈可
以敵愾富貴自有宜無愧於酬功匈奴未亡當益勉
於報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八道都體察使玉城府院君張晚書

王若曰詩歌元老之猷易著丈人之吉雖師壇受服
兵悉制於中權而督府宣威事須關於上宰實嬰監
兵齊趙名惟亞夫之先張浚視師江淮位亦忠簡之

次念此艱危之日尤重體委之臣苟非挺文武之資
疇能兼將相之柄再加調戈之錫無踰麟閣之英惟
卿博大有容聰明特達早列先朝之侍從旋膺大藩
之承宣有疏通萬務之才而不以苛燒爲尚有折衝
千里之氣而不以威稜自矜籌畫設施非一二計出
入勞勩動數十年當降將覆軍之餘拮据之功最大
及寡躬平難之始鈐轄之任方專屬值昇浞之兇敢
乘幽燕之重蒼皇之變從古罕聞廓清之功非卿曷
賴事已光於海宇班亦聯於台躔將開血盤之盟首
委體府之命煩言可避雖暫爲法以任愆宿望猶隆

澤堂集
固難捨卿而選衆矧今內憂方棘重以西患未寧守
亭繕隍關海之徭戍無已飛芻輓粟嶺湖之資實又
空增兵則食艱斂糧則民困思之若涉大水今者孰
爲長城茲授卿爲八道都體察使宜從三使之行復
任八路之責兵農儲峙總在經濟之中耳目股肱奚
啻巖廊之上於戲君臣之會實難遇庶幾一體以相
成家國之事尚可爲勿以多難而或怠名將炳於簡
冊言豈盡於絲綸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咨文

陳都督前咨文

丁丑

朝鮮國王爲歷陳小邦敗亡情節以備台覽冀蒙矜
察事當職竊惟本國以蕞爾一隅不幸與隣境隣接
強弱懸絕關防虧踈以兵從事每出其下丁卯之變
兩西已覆不得已而權與通和十一年間免被荼毒
此亦出於 皇鑑洞察不以爲罪之大德也然於私
心愧慄若抱冰炭一國臣民咸切痛恨不意於上年
春彼遽遣使常時國書外挾齎他首領等書帶同蒙
古人等以議共稱尊建號爲請蓋欲脅持起釁之計
也敝邦君臣極知兵少力弱禍至無日而大義所關
羣情齊憤斥而不受任其差人發怒徑去敝邦灼見

海堂集
危機交迫一面將此事意咨報島鎮轉奏 天朝一
面申飭邊臣修城添戍逐日待變去後果於上年十
二月十一日邊臣馳報獫狁兵千餘騎渡江前來此後
大勢兵馬連續出來大約真獫狁七八萬遼獫狁三四萬
蒙獫狁二三萬軍號二十萬所過城邑一無攻犯直向
前路焱忽如飛各鎮將卒畏其鋒銳不敢出城堵截
十二月十四日前鋒已到京城外二十里許當職初
不虞其衝突至此近畿兵卒且未及徵集京城本不
爲守禦計士民一時奔潰當職計無所出亟欲移避
先遣大臣陪奉廟社神主與當職若干眷屬馳入江

都當職與世子及宗親文武百官帶領親兵數千隨
後發行繞到城南彼兵徑先遶出哨騎已被廝殺道
路阻絕勢甚危急本日晚旋向東路馳到廣州南漢
山城本城乃百濟溫祚王所都遺址距京城四十里
山勢險絕便於禦敵前此數年按舊設築擬爲江都
聲援堦堦粗立而資實未完芻糧多峙近村未及輸
致城內然無可往且得投身南畿數縣之兵稍稍來
赴並百官吏隸恰有一萬三千餘名數僅得派守城
堦去訖十五日朝後城已被圍彼乃多設雲梯齊發
大砲四面肉薄番休迭進當職親督兵衆躬當九鎗

晝夜拒戰彼兵死傷甚衆知其不能攻陷乃於城底
平地設柵掘塹絕內外通時或款門脅和或建旗招
降又於本年正月初二日投送文書一紙該寫大清
國皇帝詔諭朝鮮國王節該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
時爾國起兵邀擊後又協助明朝荼毒我國及得遼
地爾復招納吾民而獻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年興
師伐爾者以此曾亦恃強凌弱無故而興師者乎邇
來何故反諭爾邊臣有不得已權許羈縻今以正義
斷决卿其曉諭列邑等語今朕親統大兵來征爾何
不身當一戰哉又曰明朝之孔耿二將來歸朕兵至

彼應接而爾兵放砲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啓
於爾國也朕之弟姪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
通書之例乎朕之弟姪何不如爾又外蕃諸王致書
爾竟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如爾大元
時爾朝鮮納貢不絕今何一朝自高如是也朕旣以
弟待爾國爾逾作悖逆自成仇敵雖潛身此城朕豈
縱爾乎朕之內外諸王及文武諸臣勸進朕以帝號
爾乃云是豈我國所忍聞者何故且背盟修築城垣
待使臣之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設計擒繫
者何故父事明朝圖謀害我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

大者其餘小嫵更難枚舉今朕提大兵以來以勦爾之八道試觀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爾乎豈有子惡倒懸而父不之救者乎爾若有詞不妨明告等字樣又於本月十七日投書申前嘖言有曰爾欲敗兄弟之好謀動干戈練兵繕城修路造車預備軍器惟竢朕西征之日乘間竊發欲荼毒我國耳豈有施惠於我國者哉爾欲生耶出城歸命欲戰耶亟出一戰等字樣據此等書無非以敵邦盡忠於上國爲仇嫉且每慮敵邦結聯島鎮有所牽掣視若背芒故有此云云所謂諭爾邊臣正義斷決等語蓋其時告諭八

路文書爲彼謀得更執此爲辭其蓄怒逞憾必殲滅乃已之計於此益明至於親率三色目諸首領傾國遠來以與敵邦修隙而曾不恤寧衛島鎮或撓或救之勢者則誠非始慮所及也當初城中見糧點數不滿兩月薪芻宿儲尤少地勢高峻又無軍屋大風深雪士卒飢凍病死相望當職每與羣臣北向痛哭戎服行禮撫諭士衆曰我不忍負 皇上以至於此爾等亦何忍負我士卒皆揮泣奮臂誓與俱斃故上下相保城不卽破而日夜惟望諸道援兵環集或乘事會致其解退而已諸道帥臣自聞當職危逼悉衆來

赴則彼已懸度分遣大衆四出逆擊公清兵先至先
敗江原兵乘險而進相持苦戰數日而敗全羅兵大
戰於距城四十里地矢盡而潰慶尚左右道兵頗盛
進屯於二十里地被圍住全沒咸鏡道兵以地遠
後至亦被圍住不得前進平安諸城兵從間道穿過
入援都帥兵再戰再獲利而兵半折副帥孤軍敗沒
監司兵使等軍大戰於江原道金化地勝敗相當監
司死而兵使得全旋亦退次援兵旣潰之後健騎四
遠鹵掠南至兩湖東北至關東關北深山窮海無所
不到公私蓋藏京外士女十無一二完存者又聞江

都之報守臣迷誤不修津渡守備下道舟師阻水漸
未上彼已矚知其狀使孔耿二降將造別樣方艨百
餘隻車載而下卒至甲串津口先發大砲破却我兵
卽刺艨疾渡島中遂亂混被屠滅本處原係小邦保
障財穀之所蓄聚子女之所走集倍於國都而燒夷
俘殺之慘甚於諸道世子妻姜氏次子某某并其眷
屬皆於此時被擄城中因此奪氣糧盡勢窮更無可
恃當職亟欲北向自決以死畢義則宗族百官抱持
救止柔情弱膽不能自辦因循顛沛畢竟共就拘執
國家俱殘君臣同辱自有東國以來禍亂之酷寧有

如今日者乎二月初旬大兵始退仍將沿海船艦驅
率西路敗卒以張軍勢入犯檄島前而初戰不利潛
取小船夜踰蛇浦後嶺裝載銳兵三千從島後下陸
掩擊島中島中腹背受敵終日血戰力盡諸將皆不
屈而死其為慘酷尤不忍聞而 朝廷東顧之憂到
此方大謂之何哉言念小邦臣我 大明垂三百年
太祖皇帝定其始封 列聖繼述恩典加隆及至壬
辰之變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拯溺救焚再立邦域
此曠古希有之恩造也環東土大小臣民父子子
世世感戴期以死報德是至情大義之所不能自己

者也今至于不肖之身守藩無狀坐致傾覆八路蕩
殘萬姓塗炭子婦臣僚俘幽異域身留空城命懸虎
口魂消體鏹一息僅延將何以復齒人數得存宗祀
乎盲人雖不忘視誰為開膜瞽人雖不忘起孰為點
跟天地廣包而自陷於坎井日月高照而自蔽於窮
藪負罪含恤無路告訴仰惟督府仁心義槩或賜憐
閱以開他日拯濟之路此區區之至願而非所敢望
也情隘辭蹙不知所裁為此合行移咨

呈文

平安監司呈文

爲仰陳小邦被兵情形冀紆台諒事照得小邦先據上年春瀋陽差人來議其稱號事卽據義裁斥致伊怒去小邦已知邊患不測仍申諭邊臣曉以大義使之作速修備等情文書一丈不意被他邏騎所獲因此疊挑釁端乃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撻騎數萬水渡鴨江直向京路勢如風颭本道諸鎮皆步卒短技不敢出城遮截彼輕兵迅驅如入無人之境十三日先奉廟社主及世子嬪王子宮人凡百器用皆送江都十四日朝寡君率衛兵三千百官吏隸五百餘人發向江都纔到南大門聞彼先鋒已到弘濟院卽轉

馬東馳入廣州南漢山城夜徵傍近官兵及到者纔數千城濶而兵少隨行宗室百官侍從諸臣并皆分把城堞爲拒守計而翌朝城已被圍四面進薄寡君親諭士衆晝夜拒戰彼退築長圍絕內外通伊後撻兵聯屬渡來大約甲兵十數萬蒙古西撻兵又不知其數彌滿四野重匝圍住迭進番休又分兵四出逆擊諸道援兵江原公清全羅慶尚等道兵相繼敗沒咸鏡道兵亦入險阨被其距塞本道海西諸將皆拔城赴援中道相戰皆敗彼乃連將書檄投來城中又傳一通委示我國士民其書大槩列數我國父事

皇朝斥絕稱號薄待差人容受遼民獻于皇朝孔
耿來投時發兵攻戰繕城修路欲乘其西犯荼毒彼
境等項又拈出邏騎所獲文書中不忍聞稱號等語
以責之其積怒發憤期必殄滅者不遺餘力而從而
誘脅萬端寡君終不爲動彼以我國王親屬京外子
女金帛公私財穀皆在江都卽造小船八十餘隻以
車陸運猝至甲串津口出其不意先以紅夷砲擊散
舟師連船促渡其疾如飛江都守臣皆望風奔潰世
子嬪王子君及其眷屬皆爲所俘又連發紅夷砲進
攻本城女牆譙樓幾盡崩毀而城中口糧已竭將士

不能復戰所恃者援兵而援兵已敗所恃者江都而
江都已陷力單勢蹙終至今日大槩山城受圍四十
七日而兵禍所被自兩西三都南至兩湖東至于海
北至于豆滿江燒夷殺掠蕩然無餘又自漢江盡取
沿海舟艦兼用所自造小船驅我俘卒以張軍聲大
抵孔耿爲之向導初犯島鎮前港夜間潛取小船曳
踰後浦後嶺乘霧下海暗襲島後島鎮腹背受敵諸
將血戰徇節其慘酷又甚謂之何哉卽今世子王子
及其嬪御夫人文武臣僚俘入瀋陽寡君雖見留京
城亦與幽繫等耳豈容復有所敵爲哉惟思歷陳此

滄堂集
間事情關徹 大朝衙門而彼之探騎往來織路我
邊民亦多爲彼耳目一動一靜不得自由君臣如在
坑穽無路自達含酸忍痛跼地呼天而已卽接宣川
官吏呈送漁人朴杞所領受漢船所宣示傳諭本國
官民書一紙方知東路諸大人灼知小邦本爲 天
朝被此大禍雖陷罪戾原非本心有此申申開說有
以見諸大人推仁之博視遠之明無以加矣喪亂以
來情勢阻絕今日得覩上國衙門文書字樣子遺吏
民無不感激涕泣不容言喻小的受任於殘破之中
管此荒墟每引領西望心腸鬱結幸此申寫有便略

陳梗既辭不能盡伏惟諸大人幸憐而恕之

揭帖

毛都督文龍前回帖

屬因時節獲展起居正兢惕以竢乃蒙雅眷亟賜回
覆重枉別帖慰藉繾綣詞幣之腆有過常儀披捧感
屬良不自己竊念師旅之過扉屨之供有司或不能
舉其職罪戾是懼安望容獎至此裁專价之臨禮所
不堪射利之擾豈其然乎第見包荒之德委曲之慈
靡所不逮也其於愧荷無地自容不腆土物仍效芹
曝瞻望關塞悅接光儀惟向寒加護閫鉞爲國自重

付謝不宣

同前回帖

向接接伴陪臣尹義立馳啓恭審大人諭以大動師旅弭定變亂之意雖因賊衆漸潰前茅旋撤極知大人撫存敵邦庇覆涼德緩惡和應右提左挈有如此者幸甚幸甚此賊蒙國恩澤世享官祿當先祖考時已歷邊郡守光海之季以重賂得大帥橫甚及聞不穀之平內難革面從順頗展勞勩不穀念奴夷未滅當日事攻戰知伊适實有膽力可備觝觸之用優其爵祿畀以重兵使奉大人指揮不料伊賊稔凶作逆

覬覦非望陰結無賴舉兵稱亂此實弊邦前古所未有之變也幸賴皇靈遐暢督府彈壓逆順旣明大小齊奮犯京一日誅討四集凶渠醜類駢首就殲揚號之憂今已少寬矣重惟大人不以不穀撫馭乖方自取顛沛爲咎而至欲遠勤褊裨協助征勦救災恤患於古有光小邦君臣拭目仰德區區感厲隕結爲期方事之殷未遑一介行李人之訛言乃謂光海復逞致塵大人軫慮尤以媿荷茲用略陳平賊始末併修薄儀時且向暄冀鼎茵加護以幸天下伏惟盛亮不宣

同前帖

再辱膚使申之以翰教極繾綣之致容庇之厚德也
 撫定之嘉猷也不穀之朝夕所仰賴而從事者惟督
 府指使而已其遇疾痒顛躓手之所援口之所呼蓋
 有不期而然者豈敢有隱曩者樵虫拚飛國內震竦
 亦惟督府聲威是藉得以勦除區區忱諒已具前幅
 乃若二三陪臣受任於凋瘵之餘力綿才弱蔑效涓
 埃常懼獲戾于麾下重貽不穀愆悔乃蒙大人棄瑕
 選勞勗其來効獎飭之寵國人與有光耀寡人實冰
 炭于懷雖賞踰其分既塵大人教誨何敢有愛於弊

袴乎李尚吉鄭斗源鄭忠信等各進爵秩尹義立承
 事未久當容時月策厲別議加賞春且告謝緬惟對
 時加護引領眷眷統希心鑑不宣

毛都督前賀帖

恭聞督府大人光膺寵綸晉秩元宰以吐門鎖鑰之
 寄攝東宮保傅之尊三軍聳觀一邦增重蓋惟器大
 者用博功崇者報隆雖君子勞謙心存撝挹然王者
 懋賞理宜褒嘉不佞獲在庇庥與有榮耀中心喜懽
 專份奉賀兼具別幅用表微忱瞻想轅門如聆頌祝
 不勝眷眷之至

毛帥自謂加少保有此
 帖後知其誣不果呈送

毛都督前回帖

華絨重啓縉儀備申既慙一字之褒復拜百朋之錫
 瞻係之餘感厲多矣每念山川云邈營鎮有截雖同
 仇之義靡間接席之歡尚阻時於戕面緬對儀範而
 已悠悠心事亦何可言不佞叨受艱鉅掇拾創殘屬
 茲軍興隨事屯蹇幸賴 皇仁遐布恩詔荐頒綸音
 所暨動植知榮實亦憑藉總鎮寵靈飾以丹青以有
 今日也惟當誓心神明上報天造竊托帡幪無爽歲
 寒即凌烟圖畫慮非所及竹素之事庶無靦顏不任
 承教增氣聊布悃悃繼之以不腆之幣統惟台諒不

宣

毛都督前揭帖

昨聞高軒將屆樊壘繞致迂問旋審停留兢省之餘
 正深翹企忽接陪臣遞報方認幕府似有移鎮之命
 然疑之間愴恍如失伏惟廟筭深遠殆難窺測藩職
 踈渺未易容議第以樊封之朝夕抗捏辱在提挈以
 至今日雖承事不敏而慕義則宿衷情所嚮往固非
 造次語言所能仰喻也自聞此報寢飯不寧豈導渚
 之詠復播於東山而擁馬之留無關於西國耶茲煩
 續价先致卑悃仍探近信兼奉訓誨李尚言久在跟

漢書集
候想不惜一二提耳也些略菲儀併以將敬統希盛
灼不宣

毛都督前回帖

向辱惠緘具悉雅意已復帖領謝矣屬憑邊臣狀申
知伊躬受大人面誨諄切丁寧有所不敢承當者寡
人實竦息不寧然大人赤誠待物靡所間阻如此此
固平日所自期於大度而不以往來萋斐少加踈外
者也幸甚幸甚古人之交信在言前今至於不得無
言此固寡人之罪言且有所不盡亦豈所謂中孚者
哉竊以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貳一與貳者禍福成

敗之所由分也不穀之於大人非有骨肉姻婭之驩
搏俎慇懃之素而一朝託以心膂與同臭味者豈有
他哉實乃公天下之大義也共惟帝臣非私也王事
同仇非私也輔車相依非私也犄角相助非私也以
敵邦之抗捏而賴大人之力奏復周旋植孤嗣紹墜
緒恩德至渥然公也非私也以虜勢之猖獗而得奉
大人指揮竭儲胥疲士衆惟思肝腦塗地誓滅此虜
而後已者勞苦亦至然公也非私也有總鎮而無敵
邦不可也有敵邦而無總鎮亦不可也寡人既公心
壹志以承左右縱有一二交構之說豈毫毛有所動

而芥滯於膏中也苟然者是寡人自生疑貳自壞大計以促危亡之禍也雖甚蒙陋無是理也凡大人之聲歎咄嗟無非至誠教勉寡人豈顧屬耳於兒女咕嚼而遽為憂喜哉前書備矣尚慮左右未諒孤心具吐衷款如右惟大人明信大義寧不洞釋於斯耶臨臧赧汗統惟心亮不宣

毛都督前揭帖

槐夏鬱蒸海霧昏墊恭惟督府大人起居神相不佞獲托旃幪叨守藩維全賴大人化力敷奏幹旋詳允欽承皇勅榮被封典不佞與該國臣民庶幾免於

罪戾奉令承教以卒事役其為拯濟之賜至矣今又遠枉賢姪辱致慶慰蘭茁映睫瓊漿沃心區區感厲未敢言喻茲馳賤价併效薄儀惟冀加護韜鈴以幸終始伏惟台亮不宣

代大學士回毛都督帖

轅門夏邈禮數嚴截寤寐瞻想未嘗沃之于懷屬茲驛价之還徑被記室之問詞旨繾綣儀品稠疊拜領珍賞感厲曷既嚮因原隰之役得觀模範叨霑款洽已是一大緣遇不料雅度垂記續煩眷賜自揣陪賤何以獲茲惟思銘刻寸衷以為此生幸耳疆域之虞

未嘗下疑
有不字

彼此同軫籌筆之勞大小咸仰況於不佞休戚公私者哉惟是糧餉重幹厥有司存某不敢離局有所措畫既蒙開示第深憂念但祝總鎮加毖坐收全勝千里鵝毛不敢廢儀益增赧悚統惟照鑑不宣

留兩天使帖

伏聞輜軒戒候上下缺望賤价屢反台意彌堅自念誠力單薄徒煩聽覽循省羞惕不容于中以下邦之僻陋辱天子之膺使雖物不稱儀禮則有序是先君之世守前後皇華所容而許之者也今者未展賓主一日之敬遽促回旆非直小邦有違情禮其於兩

大人宣布寵靈光耀遠人之義抑似未遑也况水潦不時道路多艱兩大人貴體久勞陰沴易乘而纒稅行李復冒原隰其無乃重乖頤攝更貽不穀之辜戾乎伏惟雅量厚眷少答微悃暫停牌文之宣以慰衮衣之瞻不勝汗冒之誠

代上姜天使帖

仙槎遙返孤矢分矣裨海遠隔鵠虫別矣去德逾遠思德逾深斯固舉國同情至於不敏荷恩大矣既以荒陬末跡猥廁紹擯承顏於懸設之間效勞於原隰之後追思愆戾若抱冰炭幸賴雅量含弘許以周旋

申以繾綣乃如擊甕拊瓠纔脫侏離而且猶附響於
韶英之末以備觀採夫豈不敏是爲實惟寵綏我寡
君光飾我陋邦而一介陪隸得以遭際真千載之一
時矣仰惟神明共扶時候無爽但願益茂茵鼎早秉
樞軸俾海隅臣民均被惠澤此實區區祝望也皇華
集一帙謹依故事編次鈔印附塵台覽形穢之誚想
在寬借引領霄漢不勝惓惓統惟台照不宣

代上王天使帖

周原訖誦漢槎旋艦風潮屢變節序又換興言疇昔
怒如飢渴仰惟神明有相行李無阻計以此時登陸

結軌靡盬之懷可少紓矣竊以並世通家當年得御
自常事耳古人猶以爲幸至擬之龍門矧伊蒙眇踰
此偏荒仰朝廷則如隔青冥聆賢俊則若遡黃卷蓋
有望而不可即者矣不料以垂老餘命濫充末擯親
炙德輝近挹風裁陪侍途館奄歷旬月已是希曠之
逢而大人又不鄙夷之引之于門屏加之以禮貌鴻
章寶韻略無靳秘接其賡酬導其志意斯又特達之
知也顧不肖何以得此何以稱此惟當寤寐光儀謠
誦風雅傳諸國人與同榮耀世世靡替而已所編皇
華集一帙謹以入梓印粧付塵台覽珠玉在側自覺

澤堂集
形穢既蒙題品不容刪去聊以當捧腹耳自此雲泥
迥隔嗣音靡接傾翹之懷敷宣曷既惟冀早踐台斗
斟酌元氣使海外之人均受燮理之澤不勝幸甚統
惟盛亮

袁撫臺崇煥前回帖

遼左腥穢于今六年木道航渤燕路回遼東關聲息
歲不再接寡國君臣不啻在盆底矣乃者迭聞撫臺
大人特膺 聖天子簡命用偏師嬰小城破屢勝方
張之寇殺千萬人而不以一卒相當詩書之囿有此
真勇誠載籍之罕聞矣寡國君臣竊聽於下風各自

矜奮引領西望曰明公庶鎮撫我乎誠信我乎將無
間阻我而教我乎然尚不能因風便奉尺書起居非
惟不敏且不敢也豈意遠枉書版勤加提策詞旨激
揚表裏如覩雖即親奉盟約叅綜機密其蔑有加矣
寡人敢不悉布肝膈以承明誨伏惟 大明仁覆我
鮮二百餘年壬辰以前絲粒我矣以後髮膚我矣今
不肖幸續墜緒回已殄之倫彞皆 聖天子賜則又
性命我矣即使寡國君臣舉族而殉白刃犁庭掃穴
馘奴大社斯職也非報也况我毛督府實我臭味也
所以及以相 皇靈惟督府是因犄角奴勢惟督府是

漢書集
仗常懼于不昵豈敢遠為顧不肖當職四年迄無以
效尺寸以孤 皇命則有之矣最爾缺國一燼於倭
再創於征奴幾亡於亂政方困於備奴寡人胼胝拮
据朝夕不暇而羽檄旁午飛輓相望財安得不罄國
安得不敝然而督府曩時以一旅衆栖迫江關卒食
半菽危而後安今以數十萬人安帖我境耕焉而有
所借矣糴焉而有所輸矣貨焉而有所贏矣計今年
支糧且十四萬石寡人於此亦盡心焉耳所以奏乞
刷民者豈敢有他意毛鎮既任招撫遼衆不惟鍊卒
彼數十萬兵民雜居討食於我而督府資實漸罄敝

邦儲胥已竭山東糧餉又不至其疇能辦此雖濟事
在衆而兵在務精今不以民資兵而反以民妨兵以
明公神略無幽不燭寧不謂然乎寡人雖愚不肖亦
嘗逮見昭敬王時事矣伏見 先皇帝之所以撫恤
我朝鮮我先王之所以服事 皇朝可謂君臣胥盡
矣卽寡國君臣豈敢斯須忘也寡人幸以昭敬王餘
澤食封君祿優養眷屬於身足矣所以不計糜碎起
擔艱鉅者徒以不忍倫紀之墜地也今若勉其始而
怠其終樹其一而廢其二即狗豕且不食其餘天下
後世其謂我何哉所恨疆事間阻塗聽多異區區竊

澤堂集
恐大賊未滅孤根先抗中心蘊結祗爲此耳今幸大
人悉心教導之寡國君臣敢不專意征繕裹糧坐甲
以聽金鼓戎禮來殷幣謹以心領不腆土物聊以伴
書差人抵督府止留逆送械封以不獲拜送是恨肅
楮神越敷宣曷既統惟台亮不宣

陳都督前回帖

敗亡餘息只欠一死竊伏苦藁共埃鈇鉞忽蒙督府
大人遠賜札翰曲加存撫肆眚恤災詞旨丁寧不啻
如親戚骨肉接席款密雖於盛德大恩稱施有裕顧
惟辱人賤跡曾不料滓穢清嚴枉此光寵悸恐感激

吞酸拔血不知所以奉復也不穀向者忝承墜緒抗
捏靡定惟 聖天子庇廕是賴而不幸疆場啓釁揣
勢非敵然且彌縫撐拄趣過目前亦莫非東路諸公
左右維佳效也及至大義所關危機交迫則不穀不
得不秉義持異以致今日禍殃也方當嬰骸嬰城蒿
目待救固日望大軍之至而奈冰沍汛阻勢不逮遠
不穀亦豈不念大人至忱耶乃今國破家殘名巖身
辱雖蒙大人重煩提挈欲與周旋將何顏面復對天
日將何羽翮更接風雲耶中心悃悃具在咨報一通
早欲專价承教勢拘途梗緘封多日幸今嗣音有便

併此付適意在言外自可嘿悟所望終始體恕而已
此外切祈善惡茵鼎克恢韜鈴以幸天下區區不勝
懸想之切統希鑑亮不宣

陳都督前回帖

貢役之回荐被節下付書慰誨矜恤深隨以珍儀
賁飾益章承領雅眷反省賤分感泣聳厲不知所云
向者台府提策之勤控制之重非不至矣不穀薄祜
駑材動違事會致此傾覆夫誰怨咎身為辱人命在
深穽惟日竢大朝刑憲之加矣伏蒙 聖天子仁恩
博施廓開羅網賢大夫義烈敷暢曲軫墊溺前後惠

翰存念殷勤與今別致戒諭不啻辟咎丁寧不穀君
臣雖甚迷惑敢不緘髓銘骨窮劫為期耶至於貢役
回程 聖旨特下諸鎮護遣舟師過島軍律有截殘
氓得保不料下邦何等罪負而獲此恩遇乃知天地
之所包覆日月之所旁燭盖至此極也顧未知下邦
君臣何時何階報答稱塞耳天時荏苒節序回環正
當賀使登舟之日而形格勢阻止向槌肯夫復何言
裁陪臣過候固不穀至願禍在目前亦將奈何姑此
尋便寄謝兼致薄產尤不知所以為懷也惟祈鎮衛
加慈以副盆底之望統希台諒不宣

白副總前回帖

不穀負罪天地偷息朝暮特一逋誅人耳今蒙左右
 枉辱書帖曲賜矜恤凡敝邦顛沛情形與不穀筮結
 心志無不洞察而明論之此固曾前素所仰覲於大
 人者然在部蔽中亦何敢遽以此自必於尊嚴捧讀
 悸慄隨以感泣尤不知所以措躬也往年旌鉞之東
 臨也正屬敝邦據義挺釁之始蒙大人過賜提獎眷
 愛之厚有踰骨肉不穀固已銘之衷曲矣當在圍城
 緬想左右屬意拯溺何憚濡足而勢所不及尚復何
 言即今國家殘破身名撓敗骨肉離折且不足道念

國家初本
作家國

形初本
作姓

茲宗祀之重凜凜一髮千石之危雖欲復接下風得
 為完人殆未可期也承幕府近住巫思專价奉候代
 攄悃悞勢有所拘禮且未遑嚮風馳情恨乏羽翮尚
 賴大人周旋之力督府誠意無阻此外復何望耶萬
 形有弊而一心難泯餘生所秉唯此而已精神相照
 無待煩言唯冀幢幕加慈籌筆恢略以副遠邇之望
 灑血誠音不知所裁統惟恕諒不宣

白副總前回帖

嚮蒙惠翰遠問墊溺之中不任悲感即因回舶付便
 裁謝並於督府大人前具呈咨帖略布衷曲想今已

徹記室也貢价之回又蒙辱翰獲認台旆還次島鎮
輯寧馳慰多矣敝邦蒙督府諸大人仰體 皇上德
意矜愍恣恤如保阡井赤子至於申諭丁寧嚴軍禁
擾使西土子遺得缺餘命無非臺下周旋左右之賜
感荷恩私銘在心骨銜環之報豈无其日天時正熟
惟祈贊猷益恣因便付謝兼奉薄物以表微忱臨書
悵然千萬不悉伏希台諒不宣

白副摠前平安監司答帖

小的自前年管運兩西此時星槎過關駐島每欽僚
清裁竊有執鞭之慕矣今忝按臣閱歷創殘皮島已

為燼墟老爺又移牙旆慘目驚耳萬事非故彷徨躑
躅痛絕何及忽奉老爺抵前使南處書所以撫存責
勉之意甚厚傷今念昔悲慰交切敝邦不幸事乃至
此區區本心天日是臨所望諸大人推仁赦省使得
延緒續命而已南使已歸故此代謝心之所存詞不
能悉統希台亮不宣

白副摠前平安兵使答帖

喪亂以來情勢阻隔常恐不復聞上國衙門德音竊
自悲慨于中矣不意老爺閣下辱賜問慰昭布誠缺
申以盛缺寵光備至小的無狀何以獲此感激涕泣

不知所達嚮者忝在城鎮得瞻旌節竊仰大君子德
範威風意謂早晚承令奉教庶免罪戾不料下邦丁
此險釁奄致傾覆小的親執桴鼓竟歸顛沛及至儲
君遠拘萬事瓦裂小的等是西路一俘卒矣更何為
哉皮島諸公血戰徇節言之慘矣小的負罪偷生無
地措躬幸蒙老爺洞燭情素曲加恩貸此豈獨小的
私幸舉國臣民當共受賜矣方被叅劾不久離管瞻
僚轅門無由趨走叩謝區區中誠有難以書牘煩縷
只自掩抑摧咽而已薄物表忱倍增慚靦統惟台亮
不宣

徇恐
作殉

別帖

伏奉督府劄付見授以副摠職銜小的原是何等賤
微今又何等罪負而此命何為而至哉壬辰以後本
國武臣協隨天將豈無一二顯立功效而蒙恩被賞
不過金幣曾未聞有得叅伍長之列者蓋藩國陪臣
原不當玷辱大朝名器自古未有如此事例况小的
功蔑罪大何以當此隆重惶悶隕越不敢冒受謹將
原劄付還納節下伏望老爺轉申督府俾免罪戾不
勝懇祝林慶業本屬小的管內渠亦何敢當此今且
不在任所併其劄付封納統希老爺一體裁處幸甚

黃監軍前回帖

喪敗餘生囚首避影緬想台臺盛儀若隔天淵雖欲復接德音餘響邈不可得矣茲於貢後回便遽承台臺辱賜問慰自顧滓穢之中何以致此捧書悲咽不覺涕血之交集也往年西釁之初起也獲觀台臺奉勅儼臨恩榮所被邦域增重咨度所暨軍民改觀竊意奉令承誨庶幾從事有終豈意瑣力未振危機遽迫數百年世守藩服呼吸淪陷一至此哉仍惟此時台臺督師冒險無非為敵邦拯溺計而奈何不祿先自顛隳其亦末如之何矣所幸督府諸大人克體

何初本
作此

聖天子沛宥之恩前後軫念垂恤有如此者窮鱗落羽尚有再活之望山窮之喻益荷至意敢不銘心天時荏苒節序回環正當賀使登舟之日而形格勢阻北向捷肯更何言哉因便奉謝悃悞難悉臨楮嗚咽不知所云統惟台諒不宣

劉太監前回帖

不穀生丁險釁智昧機宜區區守經之志反為掩禍之計使數百年皇朝寵藩奄致淪沒忠孝之願一朝掃盡覲顏天地無心存活幸蒙聖天子大德舍弘得道刑誅督府體仁推恕深軫全濟乃復偷命斯

計疑
作階

須庶有一線存先祀之望者以此茲又賤价回便特
紆大府辱書誨諭詞意懇到乃知此身尚在中朝大
貴人矜念中捧讀感悚神魂飛越不知旌幕之懸遠
也仍惟海島經歲舟次多勞思欲專价致情勢有至
難况節序回環秋氣漸近每歲貢船例於此時開纜
而今不可得矣瞻望宸極雪涕嗚咽寧欲無生督
府申諭不啻提耳餘生銘骨惟此而已因便寓謝詞
不盡意不腆土宜略表微忱統惟鑑照不宣

澤堂先生集卷之七

澤堂先生集卷之八目錄

疏上

癸酉還朝陳弊疏

論汰講失信再疏

甲戌秋副提學辭免疏

乙亥副提學辭免疏

乙亥冬被劾後辭職疏

丙子備局堂上辭免疏

丙子辭免大司成兼陳弊端疏

丙子大司成備局堂上辭免疏

澤堂集
丙子秋辭 召命陳時務疏

劄

癸酉九月論時政玉堂劄

澤堂先生集卷之八

疏上

癸酉還朝陳弊疏

伏以往在乙丑年秋臣以承旨忝入夜對仍論宋時
牧守有任滿前來奏事之規今若倣此凡守令因公
上來或適任還朝者得蒙 引見詢問則各邑弊瘼
庶可上達臣此論雖不適時宜猶蒙 聖上垂諭以
爲可臣亦刻念至今未忘矣今者不意過蒙 恩造
得從下縣榮還禁近言論之外無他職守則臣之前
在任所親所目擊政弊民瘼雖發口盡言不爲過越

謹撮其四事略條于左伏願 聖明垂察焉一曰汰
講失信之弊臣於辛未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杆城得
接巡使移關則本因巡使狀稟該曹覆議收議大臣
定奪一啓下事目也其該曹 啓辭云賑恤廳納米
受職帖者以七石之米終身免講果爲不當勒令汰
講定役則與初不受帖者無別請議于大臣則大臣
議內引 先王朝受影職帖者四品以上則免講五
品以下則汰講事目以爲明證請依此施行然臣竊
考此事目乃萬曆丁未年汰講時因咸鏡監司徐渚
狀稟有此條定矣彼時距壬癸募粟時已十餘年其

間持此職帖得免例役亦久則雖從汰講未可謂全
失信也今者賑廳之設近在於戊辰己巳年間而當
聖明之世委遣邇臣昭示丹青之信給此職帖事體
甚重而曾未數年遽加汰講其失信大矣該曹 啓
辭猶曰若直定軍役則與初不納粟而閑遊者無別
若汰講之後定役則於朝廷小無失信之事噫何其
言之易而考之不審耶納粟與不納粟者前此則皆
未逢講到今一例見汰則原無毫髮差別而謂有差
別誠無所據受帖年久者則容有如臣前所論者矣
賑廳受帖者一二年間有何一呷漿水之利而謂有

差別殊不可曉也然此輩所受者職帖也以事體推之則名在職帖而身編卒伍理有不當故自前疑於汰講而初不在免講令甲中則就其間納少年久者量宜汰下似不至大段乖戾故臣亦不甚爭下於此矣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又接巡使移關則乃是因該曹再三覆啓看詳畫一事目也其中大略有云納物免講之類皆是不識一字者雖盡賣田宅不憚納物圖免此乃各官一時苟且之政初非出於朝廷况所納些少而終身免役大為不可一依頃日議大臣定奪事目查出納物多少未准於影職四品之價者

勿論免講帖文之有無並令應講而雖無該曹免講帖文而納物之數准影職四品以上者亦許從願云云判付內已受免講帖者勿為查覈俾無失信之漢云則該曹又覆啓云納物免講之類已受該曹帖者依上教勿為查覈受帖於本道監司者似非虛事亦當一體免講而只受本官公文者則不無虛偽之弊並令應講其中所納之物若與影職四品之價相准則雖無該曹帖文許令免講似為宜當云則奉聖旨依允矣臣竊伏詳此一欵則聖上欲無失信於民之意至仁至明而該曹覆啓又頗詳盡

其後了無改議之端更變之令故臣卽布示民間俾
知朝廷畫定事目使應講者預爲學習不應講者安
心無怨而旁近諸邑亦以臣當爲考講試官有來問
者卽以此條曉知矣上年正月二十六日又接巡使
關乃該曹因全羅道御史尹祭狀 啓更爲變通一
件事也尹祭狀辭則云納粟受帖其類本不識字惟
恐他日落講爲此免講之計矣今聞事目內五品以
下受帖者並從汰講云此輩入納雖少與元不納者
一體施行不亦寬乎不亦失信乎該司因 啓下而
覆 啓之辭云廢朝納物者一依 先王朝例自五

品以下使之考講癸亥後納物免講者限年免講則
朝廷無失信之事渠輩無呼冤之路請依此施行而
聖旨亦爲允從矣臣竊詳尹祭所論受職帖見汰有
冤云者與臣所論第一條意相符而該司覆 啓所
謂癸亥後免講者限年免講云者又與臣所論受職
帖者年久者從汰亦可之意無異故亦以此意曉示
民間使受職帖者知朝家委曲守信之意矣同年十
月都事李莆自下道巡到臣任所卽爲查覈納物免
講諸帖欲從先汰講臣愕曰此在元事目中不應講
之類也今何遽至是莆曰此乃該司因尹祭狀 啓

初本曹下又
有該曹三字

而物受帖者並為汰講限年定役之令也前事目
則已拋矣臣尤不勝疑惑更取都事所持前後事目
閱之則蓋尹啓之 啓特為納物受職帖者訟寬而
職帖字下誤下免講二字者其意蓋謂受職帖而得
免講者云爾非以納物受職帖及受免講帖者並舉
為辭也該司志在多得軍丁而都忘前日 啓下事
目內許多明白指揮遂以受職帖受免講帖者混為
一事泛然回 啓一從限年退講之規巡使雖更稟
報該曹疑其為免講人之地峻辭却之其轉輾至此
皆該曹所自誤非本道受任者之過也然所謂癸亥

後受帖者限年免講云者乃欲應 先朝年久者汰
講之例在於今日不當考講但稟定免講年限可也
而一切考講定役而只計其所納之數退定始役之
年則與 先朝事例懸殊而又計米減役有若賈鬻
則目理太踈德義甚薄殊非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
又受帖之中有所謂實職者戶曹初意欲次第直拜
實職故所納多於影職雖或不多乃一時因急輕納
非渠等作偽也當一體施之而今却在四品以下之
中並見汰落亦似未審然此特細瑕耳至於受免講
帖者初與受影職帖尚得稱號者不同當初朝廷知

不學之徒欲免軍役故特設此一條以廣募納之路
而其所納之實倍於職帖之類此皆窮民破家竭財
中所得者也蓋自先朝以至聖際其受該曹免
講帖者曾未聞有汰定軍役之人今也該曹初啓
加以受監司帖受本官帖而准四品職帖者並許免
查則意亦加厚而一朝因一御史狀辭間衍文模
糊拖引施此橫政使遠方窮賤之民專恃事目初不
學習而卒然就講駢首見汰其父子兄弟相向呼哭
咎怨國家之狀臣實目覩至今思之心地懊惱若
自己推之丘壑者蓋臣妄布事目於初而不能救解

於後亦不免與有其責故也臣頃於關內與尹祭
相遇言及此事則祭之所啓本意不過如臣所料
其元降事目則七道所已通行本無更易之論云則
是江原一道免講之類乃以後講俱被軍役是獨何
罪哉今聞監司啓目已下該曹該曹必不肯放捨
臣之此言必歸無益然竊聞今番汰講頗似寬疎僅
識字音者舉免汰落夫以儒爲名而以數字句讀終
身免役詎是事宜又有業武武學之類其不才本在
校生之下當初朝廷雖欲澄汰而今皆棄置不問又
以癸亥以前免講者稱以舊免講而不入於考講之

中此則未知何時所定事目而臣所目見者襄陽校
生七八人以廢朝時受帖者得免則其他可推而知
也夫廢朝受帖者初有濫雜之格又與今代受帖者
有久近之別而必捨彼而就此臣尤不知其何說也
今若姑就業武之類稍加澄汰則其所得當倍於免
講見汰之類也伏望特出 睿斷將此冤枉之類刊
去軍案而徐以臣所陳者補之則不惟江原一路之
幸八路所得閑丁亦必什從此非小益也惟 殿下
裁擇焉二曰田結自覺之弊 國家以民田多有隱
漏勒加結負謂之自覺而其實各邑以勒加之數分

派於民結見案之內增其賦稅而已則多田實告者
不免增賦而漏田爲奸者却無摘覈此弊之云云久
矣前者該曹特出新意建遣敬差官使之隨其元帳
多少而高下其自覺之數又於逐邑親量五結而取
其漏負以增元帳計其八路所得不下數千結不可
謂無做事之效也然以臣觀之則江原一路嶺有東
西嶺東則壬辰兵火不甚故各邑自有舊帳依倣打
量視平時帳數本無減損而其後逐年勒加已多于
舊帳之數而當今日十倍之役此嶺東之民所以不
堪重賦相繼逃亡者也嶺西則酷經兵火舊籍已湮

澤堂集
量田之初頗從苟簡故多占漏田者或以自饒今者
敬差勒定之數曾不以此區別當去年風水大災田
疇崩毀無異於乙巳而嶺東但聞災傷敬差之來未
蒙寬恤減損之德勒加之數比前尤重其眈眈之怨
庸有既乎雖既往不咎而所失非細若前頭勒加之
數復踵今日則是嶺東之民永無解懸之望矣臣之
愚意敬差之行但親量各邑四境五六處取其隱漏
之多少增減自覺之數卽令各邑隨加檢覈實得漏
田以充其數不復使其增賦於民結之內則庶幾名
實兩得公私俱便不至於如今白地橫加專沒理會

也伏願 聖明垂察焉三曰驛卒給田之弊公須長
位田大同各役當免與否前後巡使所執各殊臣亦
與襄陽府使一體報使至於 啓聞而該曹引大典
以防之其曲折已詳於諸狀牒中今不更舉矣大抵
該曹之意但舉大典所載各自收稅之說以爲此田
雖屬驛人之自收大同役米則本不關稅案自官取
之無疑故終始堅執此亦不無意矣然臣竊聞國初
之法因田入而制稅任土產而作貢故稅案貢案至
今區判其非一途明矣後世政汚吏橫貢役極重則
不得已歸之田結而出其物今者防納滋弊則又不

得已作爲大同而收其價矣大典之初只有田稅安
知後世田有大同米布而預論當免與否也今者田
稅名重而實輕大同名輕而實重名曰免稅而不得
免大同則不可謂之免矣故今日國內通行之規免
大同而不得免元稅者則有矣未有免元稅而不免
大同者其序固宜也至於大典所謂馬田自耕無稅
者乃指元不屬田案如官家賜牌之類也公須等田
各自收稅云者無論自耕與他耕皆自收稅不屬本
官之謂也既自收稅則凡田結所屬之賦皆當自收
然後方合大典無稅自收稅之意也今以大典不言

免否而舉欲歸之官不亦左乎又有不可知者近年
以來驛丁有給復之規此必爲蘇復殘驛計而初不
論驛之殘盛路之大小但逐每丁免田賦五十負而
已則如祥雲平陵人丁之夥甲於國內田土膏沃使
客稀罕家不患乏田不患寡而又逐丁給復則是使
富者益富也銀溪保安所屬之驛則人丁稀散久矣
原屬諸田且無人耕雖有五十負之給亦無所施設
或有之本官如麟蹄狼川等邑元結些少不暇給驛
丁免復則是使貧者無所益也今者奪其公須田之
復則富驛雖無大損足爲怨咨貧驛則不勝賦役相

繼潰散勢所必至臣之愚意朝廷若因舊法依前給復無論元稅與大同而盡免之以蘇貧驛而仍罷止十負之結以充大同並免之數則亦必什倍何必得一失二徒取貧驛潰散之患哉伏願 聖明垂察焉其四曰餘丁逸散之弊號牌之初餘丁匠人只收一匹今者雖木品已紉而不過二匹之直其役甚輕而猶漸次逸移者以惰遊之民無統法均徭故也其已逸之額該曹不許減免一向計數責紉列邑或欲收於田結或欲收於舊隣而該曹皆痛禁不許今則各邑不得已爲之等牌使自備納則等牌之役漸重計

亦從此逝矣臣竊念古者惰民有罰唐時客戶倍稅則今之餘丁真惰民之類也一縣之內既有逸移者則必有新接者從而稅之如本國輪轉皂隸之價則雖未恰准關額亦可添補價布然此法當行之國內不可獨行於一州故亦嘗私論於該曹長官不見傾耳今亦不敢妄爲建請然該曹必欲盡責其闕則寧存舊取新以爲補苴維持之地未爲失策伏願 聖明垂察焉右四件所論要非大段積弊所存而前已爭卞於上司而不獲則亦似狀牒陳腐之說也然臣見朝廷於兵財之政未嘗悉心講究利病而行之但

一見增加之數則便攬取不放有同墨守如聞蠲減
裁省之論則非但不施而已舉以為媚民沽譽而比
之異端邪說臣亦不敢為無益之論徒取指謗矣惟
此四件所論則乃是朝廷於所當取者不取之於不
當取者反取之今若移彼補此則初無損於有司所
得之數而不至取怨於民似可底行姑以此先之以
竢 聖明之反隅而此外則臣誠有未敢言也噫臣
以迂拙之魁而妄干時政便宜以 經幄之臣而胡
說民財細瑣知必為識理通務之士捧腹而曠眉矣
然臣本無學術雖辭不獲免強顏逐隊有何昭曠之

見精微之論可以啓沃 聖聰也抑嘗聞心該體用
道無精粗帝王之學固與禪釋偏僻不同而誠正之
功必以邦國推行為效則雖民財猥瑣之談未始不
在 聖學終始之中矣伏見 聖上經訓漸磨道義
切磋所以修為於細穠燕閒之地者可謂無間然矣
而中外任事之臣所以奉行 殿下政令者無非不
均不合不信不仁之端則 聖明全體大用之學其
無奈首尾衡決內外異塗乎當此時儒臣雖欲不言
民財猥瑣烏可已也惟於 靜攝之中入此文字不
覺支蔓此臣之罪也伏願 聖明恕其愚妄而有所

裁取焉臣不任激昂瞻跂之至謹昧死以聞

論汰講失信再疏

臣比以賤疾苦劇冒入辭單退伏私室恭俟帝免矣不意遽有還下之命臣誠惶缺悶蹙不知所達當此時瀆陳疏章妄論政法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第臣前所疏論關東四弊中所謂汰講失信者此乃朝家大錯士民至冤故首欲詳盡曲折不覺支離致令該曹全昧本旨泛然回啓將使聖上虛受之美終歸無益又見該曹因江陵儒疏粘啓之辭則江陵儒疏與臣疏辭大略相同而都事既斥之以悖慢該曹

又以不可撓改論斷則是臣之疏辭已大被拊擊矣該曹於臣之疏則猶以更問本道爲辭而全不論元降事目一條與今所行汰講之舉大相違誤之失此臣之所大惑也臣之前疏出於忙遽結末一二句語未免有錯下處臣實自省兢惶矣至其大槩則皆據前後頒降次第事目極論舛錯施行之失非有深奧難通之義而竊聞該曹諸臣見其疏皆以爲不可曉臣雖迂暗既不敢忍嘿所懷至於陳疏而有所未盡臣亦有罪茲未得已更節前疏而畢其說焉當初該曹因江原監司狀啓收議大臣後叅定事目頒降

諸道者文書雖繁撮其大要只有二條其一曰受影
職者四品以上則免講五品以下則汰講也其二曰
納物免講之類依 上教勿爲查覈受帖於本道監
司者似非虛語當一體免講且受本官公文者所納
之物與四品之價相准則許令免講也噫此二條者
實自該曹入 啓蒙 允至今吏民皆得口誦以爲
不易之例者也他道試官皆依此考講無可更議矣
何以關東一道獨違棄第二條而將免講帖之類盡
行汰落耶蓋尹祭 啓辭內所謂受職帖免講云者
不過謂五品以下職帖人也非指三免講帖也而該

曹愠其寬論故爲拖引變幻之計便措語回 啓曰
廢朝時納物者自五品以下使之考講癸亥後納物
免講者限年免講云云都事遂以意見釋之曰廢朝
時納物者自五品以下考講云者此但指職帖之人
則其受免講帖者依舊勿講也癸亥後納物免講者
限年免講云者此無指三免講帖者也當汰去然後
退年也遂以癸亥一年前後分爲新舊凡廢朝時免
講者則仍舊不講而只取反正後免講者盡行汰落
臣疏所謂襄陽校生七八人以舊帖獨免者此也臣
極知此事必非當初該曹參定事目自 上依允之

意故盡舉都事所持前後事目面爭於都事牒論於
監司則監司以依所報狀 啓之意題送又申下前
後事目於各官使不應講而就講見汰者皆就原州
營門更查帖文欲爲狀 啓而其後竟不施行此必
恐忤該曹而止也江陵校生必因此生意至於陳疏
其情感矣都事怒其越訴橫加詆斥一則曰受免講
帖者勿爲查覈之說極爲無據一則曰狀 啓定奪
之事一依施行少無不察之失噫當初頒降諸路之
事目其可盡去之乎他道試官皆所奉行者其可盡
掩之乎該曹駁議之辭曰曾經大臣收議參酌講究

退年定役今不可撓改云殊不知該曹免講帖勿爲
查覈之事目乃在收議參酌之時不知更有何大臣
更議而獨不行於關東耶都事之牒曰賑恤廳事目
果有終身免講之令則分揀之事只在該曹非本道
容議噫其遁辭甚矣凡免講帖必出於禮曹而以終
身免講成文者此例也今賑恤從事所給免講帖即
是禮曹帖也今監司 啓目開坐後錄江陵以下列
邑禮曹免講帖四十四人是也其中襄陽以北四邑
則臣與都事共爲查覈者也即 聖教所謂受該曹
免講帖者勿爲查覈者也該曹回 啓請依 上教

澤堂集
施行者也諸道各邑明白頒行者也他道試官遵而行之者也其應免講萬無可疑有何賑恤廳別件事目與民相約終身免講之言乎若如此說則癸亥以前免講者有何該廳事目終身之令而都事使其獨免乎該曹之執以爲詞者以受職帖入退年免講四字轉爲退年定役之文而以免講帖混同其中以此指爲一時寬法者也此則乃因中有丑祭狀 啓拖引變幻之說非當初畫定二條事目也明矣夫旣以汰落則差退數年之役與今充額者不過先後小異耳其歸軍役一也以此施之於五品以下新職帖人

猶爲寬抑况可施之於不應講之類乎且無論事目可否而以事理推之四品職帖旣已免講則今此免講帖懸錄者即四品以上之價也其可與五品以下同被一律乎此不難明之事也今者江陵儒疏卽臣疏意而都事極其詆斥轉以 啓聞該曹從而順之則是已了之案也何必更問于本道乎該曹粘 啓癸亥以後免講者退定軍役者卽前日拖引變幻之說而都事之抑勒汰講臣之所以爭論不得者也有何可駭之事而更問於本道耶抑臣之所大駭者即有之矣當初事目中已受免講帖勿爲查覈之云非

澤堂集
但聖教如此該曹叅定回 啓三免講帖一體施行之云明若星日而都事之牒則已爲掩諱兵曹之啓則全不舉論其所列之事起頭所引大臣收議一生免講極爲未安等語此謂影職納物者而發者也其結末癸亥後納物免講者退年定役等語乃該曹追後變幻之說也合此二條以爲防 啓之地而其中三免講一體勿查之說則非但終始倚閣不施而都事則至以無據詆之則是將並以儒疏臣疏盡歸虛妄也今兵曹謄錄具載前後事目次第分明一一可按 天日在上豈可蔽也區區臣愚願 殿下特

賜明斷將臣兩疏下問于他道試官尹際等以驗臣之言非妄然後申問于該曹則關東一路獨汰他道所不汰之失癸亥前後分新舊之謬可駭可愕之實一閱可了何必更問本道都事而後可辨也且該曹所藏事自在於咫尺之地而已不舉論彼都事之已自掩諱條件其可望真實查報乎不過依前掇拾附會而已有何變通之效哉噫簿書條例政之末也舉目可案逐句可解而猶且倒行舛施不合不均有如此者何況四方之遠萬務之衆名實之辨得失之間所以紛紜交錯者固非一端而人主以一己之聰明

欲商之以一切之權度豈不難乎臣於前疏所謂細
瑕者更不可枚數以望朝廷之必行矣 殿下如以
臣言爲不妄則其他所條列皆非不可曉之事也臣
世受 國恩家習文字三族之內無爲軍役者前任
杆城一縣納物者少只汰職帖一人臣有何拘係於
此事而喋喋聒聒如此哉誠不忍 國家舉措日乖
民心日離失在有司而怨歸 君上每一念之痛切
心骨茲不念後咎旁誚而復發口盡言伏願 聖明
憐察焉臣不任激切顛昂之至謹昧死以 聞

甲戌秋副提學辭免疏

臣庸賤衰癯久冒清顯引疾就閑今亦晚矣不料
聖眷曲被榮授隨加臣誠惶恐感激冰炭交集竊惟
論思重地侍從魁選決非如臣者所可堪任從前力
辭意非虛假豈容今日復爲玷累乎况臣曾忝諫長
適值 追崇初議卞論之際僭及 宗廟昭穆之說
至被 嚴旨而退幸賴 包荒之德旋霑牽復之恩
顧視同輩有未盡然者則臣雖強顏隨行豈不知不
安於心也今者 附廟之命特下於該曹停繳之論
復發於三司而愚臣竊啓之聞迄茲無變 聖上揮
斥之旨比前益峻至以彼輩恠論等語目前日異議

之流意人臣妄陳恠論使君父貽譏於天下後世
是何等不韙之罪而乃敢揚袂就列自同於無負犯
之臣而徒喋喋於已陳之論也雖沽名要譽非臣愚
所忍爲而鮮廉寡耻人情之所同戒伏願聖明亟
命鑄削臣職名以鎮異論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乙亥副提學辭免疏

伏以自古臺閣之臣本無事務所職者言議而已苟
其人學不明理義不勝私則其所言議必反有害於
國家雖有聖君在上群賢比肩乃其人則自不容
一日冒居也審矣當今言議之地俊又布列雖未必

一一任道進退其有不稱之譏者則蓋鮮矣獨惟微
臣才分庸陋動必乖謬自忝歷清顯今已一紀有餘
尚無一言半辭報答洪造往往錯見妄論自做病
敗孤恩負國之罪不可勝言而誤恩益隆適授
頻仍臣恒抱懼慚措身無地前後祈免祗成煩瀆至
於前秋自劾之章志在引罪就閑而誠不自覺其轉
爲飾非之歸雖蒙天地大德得這刑章情迹無據
爲世嗤點臣之冒進沆可休矣而不料今者連忝已
敗之地薇垣玉堂寵命繼下臣惶恐悶感比前尤
切重以年衰病劇精竭意惰豈復有所論議可以圖

後效於萬一者哉伏願 聖慈終始 恩宥亟 許
鑄帝俾就閑秩不勝大願臣不任瀝血祈懇之至謹
昧死以 聞 疏入即 命遣

乙亥冬被劾後辭職疏

伏以臣賤疾危重冒呈辭單冀就散班少延餘息不
謂過 蒙恩旨使之調理出仕臣誠惶恐感激不知
所云第念臣所忝本職既非養閑治病之所所兼備
局槐院有司之任俱係劇地適當僚員多曠專受文
書委責而臣所患頭痛氣厥之症頃刻之間不識四
到時節暝眩之際便如一夢境界語言倒錯文字艱

澁其不可復供卯申隨理辭令也決矣且臣前於上
殿之日竊聞 筵臣進戒之說反覆詳悉無非端木
清源改舊圖新之意也自 上既已契合且降清問
則 筵臣復申前說勤懇不已以臣管見則本源之
論更無以加而似於實下手處欠却條列既有所懷
不敢不達大意欲望 聖上施之於事日有所為故
仍有修明法度講論人材等語臣雖僻陋無識豈以
是為格 君第一義而甚間 筵臣之說哉所謂東
人策文云者非以 筵臣至論比之舉子常談也蓋
謂上自 筵臣講說下至章疏對策皆進此說自

上必已省記云爾造次急遽之辭既欠曲折而廷
臣似以臣言爲未然臣亦自覺猥煩遂不竟其說而
退宜乎旁聽之致訝而物議之齊奮也杜門待罪捫
舌莫及即今彈章雖停罪狀已昭中外傳聞孰不駭
異而殿下不即聽臣自處使之冒處於師儒之首
廟議之末則臣之前說雖未必眩惑天聰所謂君
德之累世道之害者到此而益彰臣雖萬殞不足以
塞責又安敢跛曳病軀靦面就列哉伏願聖慈憐
臣實病非托察臣真情切至亟將本職及兼帶兩該
提調並行黜免以謝人言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不

勝惶悶憂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丙子備局堂上辭免疏

伏以臣所苦風厥之症每缺

發若是閑慢職

任自可調理仕進今處煩劇又屬艱棘備局逐日開
坐而臣請急居半會哭習儀百僚咸會而臣又多闕
進茲不得帖席自安冒死呈辭甘心伏罪不料遽蒙
還下之命臣一味惶恐更不知所達而適聞副提學
鄭蘊之劄詆斥之說極其嚴峻然在原劄未下之前
微末之臣徑自引嫌抗辭有所不敢第竦公議黜免
而已今見禮曹判書金尚憲辭免劄子大槩則以其

漢書集
第一劄回 啓之故引咎乞適其實則彼所拈出詆斥者乃其第二劄第三劄回 啓之語也此 啓則果臣所筆定非彼誤認橫加也常時備局有司提調與公事郎廳勾管一司文簿俗務若期會稽滯奏復違錯則或有輕重受責之例至若論議可否則專關大臣與諸宰商確斷決曾未聞有司提調以國論不是被劾者鄭蘊非但素昧官府事體新從外來志與事違憤慨無聊之極泛聞臣猥叨備局爲世嗤點疑其弄筆抑揚間以己意若儒生製䟽之爲故特舉臣爲罪必非深斥他有司也兩重臣緣此先上自劾之

章臣尤慚恧不得不略陳其曲折矣且親征進駐之說初非鄭蘊獨見他章䟽多有之非但愚臣亟是其議朝野公言皆是之矣然臣於回 啓之際不復有所疑貳於僉議者無他焉古今異體事勢隨變凡書冊所傳若一一模倣必行則豈無膠滯不通之患也我國靡文積弱受制強虜誠有如汴宋之季者矣若澶淵之役則虜雖大舉深入河北諸城嚴兵擊却太原之兵方欲橫斷其後天子以大軍進扼其喉則寇準所謂可使隻輪不返者策之幾矣紹興之初蜀荆兩淮五大鎮雄視江外進規中原而行都乃在錢塘

澤堂集
一隅則張浚諸臣請幸建康以係中原之望者又與
寇準親征之議差殊矣今 殿下以數千衛卒進向
西路纔爲六七山城聲援此與景德紹興之時勢又
豈可同日道哉所謂更觀兵力財用別議舉措之云
誠出於相時量力而不得已焉耳此豈執筆下官所
得立異之事哉第念我國論議雖多實功蔑有將來
足兵足食比擬景德紹興之盛殆不可以期月望而
危機之迫只在目前無麵之餽餽不畜之陳艾顧安
所得之此忠臣直士扼腕傷嘆不自覺其言之過者
也仍竊伏念昔在癸亥冬臣妄揣西事有大可憂請

與功臣名宰出守西路大城爲武士先倡而又以古
人死社稷死封疆之說獻焉此則鄭蘊今日疏中之
意也乙丑冬臣又應 旨言事以大振作大變通爲
綱領所謂大振作者即今李敬輿 榻前之論也所
謂大變通者即今尹焘疏內之論也噫當彼時 殿
下果能委任賢哲恢拓規模定計數而責成效則一
紀之內國勢必強豈使胡虜侵凌一至此哉其時朝
廷不但以貊道笑之 殿下既命採用而 廟堂終
不覆啓臣亦自忖材腐性昏自不能點檢身家無以
爲格王正事之本而徒競頰舌之爲可羞故不復有

澤堂集
所論說時於辭職之疏一再言及以自悔罪引慝此
又 聖明之所已洞燭者也然則臣之區區本意豈
欲迷國誤 君如今日攻臣者之說乎目今大勢已
傾人民已散 殿下惟當強於爲善好惡同衆內不
失士夫之望外不犯百姓之怒庶幾天心未忘禍機
稍轉願乃用舍乖方舉措失宜如臣闕茸蘧篥之迹
亦廁於 廟堂之末使衆謗橫集群聽疑惑上累
聖上公明之政下損備局嚴重之體誠為不可之大者
也臣雖迷暗亦知臣必以此見敗前後控辭底裏盡傾
非緣儒臣一言有小嫌芥而引避也伏惟 聖明曲賜

裁諒亟適臣備局副提調之任以便公私不勝大願
臣無任激切祈哀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丙子辭免大司成兼陳弊端疏

伏以當此 聖訓飭勵之日臣有本職瘵曠之罪而
彈劾未加因循已甚敢冒萬死略陳曲折以俟 聖
明之處置臣不勝惶恐罔措焉臣於上年泮議相軋
之始偶有屋下妄言訛傳士林重被喧謗未幾而叨
冒本職則調劑訓誨原非其資又見兩齋只有鄉儒
若干人而京儒則絕無而僅有二三齋任亦罕接面
詢究其故則不但愚臣特爲多士所不服亦由近來

科學大壞京中才俊之流則不事圓點治經專務作文以應別試等科而其爲文又不本於經書如韓歐近理之文亦視以陳言唯從事於馬史莊子等書務以瓌竒相尚故其於經傳無暇學誦至有味然西墻者鄉儒則以不與京儒較藝之故易於編額而全不習作文至有不能結撰簡牘尋常語者其弊將使文學鹵莽人材消耗良可寒心臣竊念此弊之來蓋因考講者只取斷章快口考文者好取狂詞拗捏遂使經者無所發用文者不本義理此非其才之罪將其導迪者非其方故也今於考講之時寬其誦式而至

會試又多出文等則京儒之本經爲文者必多參第才俊之士可以慕效一變此本國朝大比常規今但舉而復之則文者必經經者必文不至判爲兩道而居泮之士亦不患不多矣臣早欲以此上請而或謂此乃近於利誘也非師儒所當言臣又畏懦不果噫名爲國學而所諸者若干鄉儒名爲師儒而所管者尋常俗務臣之尸忝之罪至此極矣由是自欲恒處館舍朝夕講讀庶以自盡職分矣不幸自去秋八月臣老母痰喘極重常在殊域臣日夜診視不得離側繼而有備局兼任卯申作忙故本館仕進不過朔望

焚香而已課試等事又以國恤中止黌序之寥寥
未有甚於此時今者母病雖得少差備局又屬多事
固無望於恒處館中而自經彈章駁劄浮誕之名奸
臣之比顯為一時當矢多士之恥以為師到此為甚
今又有使臣辱命之罪有館學正論之疏廟堂
容護之失不免并按執筆草啓乃臣所負犯更以
何心抗顏據席談說經義乎夫經術數學當論天下
第一義而師儒之長乃在一國多士之上苟其言行
不相符焉則必不心悅誠服况今備局迫於形勢計
多彌縫權時制變類非直截之論將來公議之譏斥

蹤跡之顛沛必無了期其不可出入兩任左畫方而
右畫圓也明矣臣疾病憂患唯待顛斃而後已惟此
數款所論俱係學校科舉之弊官守曠廢之失臣若
不自首實則竊恐聖鑑之明猶有所未察所以歷
陳梗槩甘受譴責者此也伏願亟遣臣職治臣玩
愒之罪以肅朝綱別擇重望高秩之臣使得專力教
育以革弊習以幸斯文不勝幸甚

能文之人久於教習之任士習學術皆不如此也
爾其勿辭更加盡職使多士直溫無傲專務治經仍
傳曰此上疏下該
曹曰啓啓請施行

丙子大司成備局堂上辭免疏

伏以目今邊釁已開大難斯逼人臣苟有舒緩養名
避嫌引疾之人則固當科罪黜遣以警其餘如或病
有實狀才不舉職亦當隨加澄汰以正天工豈合優
旨慰勉容其尸素而坐令時事日敗也臣之賤疾若
止於衰疲困劣則跛曳末班顛斃為期自無所難顧
惟火盛頭痛之証根於心腎暫遇煩劇輒復動作一
霎時候昏仆悶絕不但駭人視聽精神眩亂語言顛
錯尋常人事尚不自了其何能勾管事務綴拾文書
而得無敗事也試以卽事驗之臣再昨昏時退自備
局所患卒劇正在昏悶之中槐院郎廳以大臣分付

使撰國書二本臣把筆茫然殆不成語夜深僅就送
于郎廳矣詰朝臣病加劇不得仕進郎廳以大臣意
來初改數字良久又以傳教至復改一句又久而
下吏以政院意來欲更刪潤臣亦意思焦涸不能復
改臣寓在城西往復之間日已過午使莫重最急之
事終歸做錯後時之悔罪雖在臣抑由朝廷不早黜
尸素故也且臣之不合備局之任豈止此一事之誤
也前所縷陳不敢更煩只以易曉近事明之則本司
提調雖皆一時標望人或病其負多故亞卿以上曾
經而應入者尚多未叅物論稱屈則通政之班雖才

初本無
祭酒二字

智特達罕有冒居者非但慮其體統之卑蓋亦難於
負位之劑也今以狂踈淳妄病廢不職如臣者廁於
其末加之有司之重當此國事孔棘之時徒使吏胥
疲於請坐文書滯於傳看其為妨賢路敗實事又何
如耶且念臣名論素輕本職祭酒之除初非多士之
所願適會士論離析訓齊教迪邈無其期指摘疵謗
不堪多口加以老母沉病逾年臣不能朝夕離側常
行講讀課製已多間輟近又無仕冗劇至於朔望例
坐且未能行已兩月矣臣早欲陳情乞免而緣有推
刷俗務未及勾結重為胥徒沮撓恐歸虛套遷延至

今刷事粗了時變又爾此亦臣愚拙之祟貪戀之致
也多士之嗤點物議之指謗無足恠也昔宋儒揚時
在都城受圍之時尚以擇名師教多士為請噫首善
之地元氣之本豈可以時難而忽之哉然則當今之
世劑負曠職合行黜免者非臣而誰哉伏願 聖明
亟令禡臣本職改擇當世高位重望或兼或專恒為
多士儀式期於久遠成效禡臣備局無帶以尊體統
以省冗濫則國事幸甚儒道幸甚抑臣因此辭免又
欲妄發矣古之所謂門下省樞密院皆在禁密今之
中朝內閣之制亦然官不離次奏復無碍故雖天下

大事有朝上題奏日未昃而已報可施行者機密之事亦不至宣洩今之備局不在闕內若非坐起時辰則便是一空廳顧使郎吏執筆持橐奔走於南山白岳之間則政務安得不滯機事安得不洩且密匣出入雖似秘禁其初則郎廳草寫下吏楷書其間密匣緘封暫時耳及其判下之後便謄於郎吏之手城中四方次次傳布此不亦近於兒戲乎且古之詞臣皆在禁直故號令制勅頃刻宣出而今則知誥之臣散處閭閻詞頭之下或自大提學分付或自藝文館啓下下吏知委多官推諉已消一兩日而撰出

之後人人異見往來塗抹動至數日甚至一字一句微細平常之語亦令草創者改定是亦不可以變通乎大凡今之規例大半出於人欲便私之習而淺見之士拖引若干古語以文飾之朝廷認爲成憲定章而固守之任道談理之士則又以爲法制之末不足與間噫由今之規制而不少有修舉則雖有關雎麟趾之意臣恐有所窒碍而難通也今若移備局於闕內堂上郎廳晝則齊會夜則輪直制誥之任歸之兩館禁直詞頭之下即令製進大臣宰臣任意修潤則庶幾事至斯應令出即行雖其所行係人能否事

機敏速脉絡無壅必不如今泄泄沓沓也此非大段
變更雖未能行之久遠抑爲之兆以收旬月救時之
效其亦可也臣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於此際而眩症
方極辭欠倫次不勝矍然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謹
昧死以聞

丙子秋辭 召命陳時務疏

新除授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知製 教臣李植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 主上殿下伏
以微臣庸拙到老益甚 聖度包容如天罔極今乃
旬月之內荐被 恩除旋叨 召命無非不堪之地

已債之轍臣誠不能每辱名器枉作千古笑端俛首
循墻情所切至顧惟臣受暇修墓緣病滯還蓬蒿之
下至煩 綸旨之降違慢之罪已無所逃只合竭蹶
趨進先謝後辭而所患脚症漸成寒澁添得痢疾久
未痊愈由水由陸俱妨作行加以痰逆頭痛徃徃眩
仆此症已兆于十年之前自今春夏重發一向增劇
此係微命分限未易以醫治也臣病勢如此決難登
時上道多事之際諫垣之長不可曠仕伏願 聖明
亟命罷褫臣職隨正違慢之罪不勝幸甚抑惟臣曾
忝備局役役於刀筆間卒未能一番陳愚以應 明

昔今歸鄉里加有聞見身雖病伏事或可言而眩疾
迷悶不能草定文字而止今為自列賤疾既不免煩
瀆上聞則區區夙昔所懷又不容嘿已故輒敢略陳
固陋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向者歷觀下備局章疏
所論舉以君德化本為主此乃從昔聖賢所極言天
下之理豈有加於此者然人君之心法為治至周公
以後而絕數千年間寥寥未有繼者則不如堯不如
舜已不為世主之深恥而人臣之以此望於君父殆
類祝釐之詞言之足以為高聽之不至逆耳此所以
為說者雖多而竟歸於空文者也至於儉約寬惠履

信秉公以為立政建事之本則非惟王者必然雖伯
者必假此而霸雖富强者必假此而富强下至奸雄
之得志戎狄之有君莫不假途於此程子所謂盜賊
亦有禮樂是也此正成敗禍福之關於此而失之則
無復可觀矣今之俗論則不然乃謂王道可以尊慕
不可以施措自雜霸以下俱不害以貪詐而得之高
談精一之理顯行污卑之政利源日開邦本日毀敗
亡之禍端必由此嗚呼不思之甚也古之酷吏多廉
儉今之酷吏專貪濫古之斂臣設法而陰取之今之
斂臣抑勒而白棄之古之小人革面而畏法今之小

海堂集
人得氣而凌善良古之猛政施於豪猾今之猛政施於軟弱古之勢家以寵賜而饒今之勢家以橫占而富古之貴族驕溢於太平之世今之貴族矜侈於垂亡之國此乃西晉蕭梁之弊化而談者尚以趙宋之仁弱方之噫趙宋豈有是哉今幸 聖上千戈省躬儉損先倡飭法蠲賦一欲遵先王之義意此乃身之也非假之也中外咸仰大有為之會矣然臣竊觀而來國家用人處事大略則似未脫却舊日倒施之習得非 殿下徒省一念邪正而不復察是非於萬幾乎或以澄潔方寸為妙道而以政術事務為粗迹如

禪家之見解乎將理有未盡明氣有未盡充舊習纏繞繁機紛沓不暇整頓而因循作非乎苟然則是聖明之治不惟不如堯舜文武即桓文所做處抑恐終有不逮而禍亂之端無時可弭豈不大可懼哉若振作變通之云者亦諸疏所恒言難以一二條論然夫所謂振作者專在於刑賞進退之間而頃來一遭汰冗劣薦賢材之舉不過有司之常規該曹之死法而倖門隨鑿私意大行一二拔擢者實未有以聳動輿情如光武之封卓茂其入仕者多不如已汰之類殿下又不與左右臣僚詢考講論期於必見其賢否

澤堂集
而進退之人材安得以用庶績安得以釐乎夫所謂
變通者專在於更張弊政刮去姦蠹一以安民守國
為當務今止減省 御供節略小費而苟且姑息之
政擾民病國之科則一切付之於循襲之中徒善不
足以為政正謂此也大抵國家弊政難容縷數而一
言以蔽之曰不均不均之甚又莫如兵財之政充不
可不惡時更張以當方張之虜而今以西邊十餘山
城畫為遮截之圖強以孥戮之典約束西帥是則賊
至之日不有王玄謨之恩貸則必有封常清之濫誅
亦何補於敗亡之禍哉臣竊惟國可以去兵有兵則

不可以不養民可以不役役之則不可使獨勞蓋古
今兵制不過分與寓二端耳兵民不分則井里相助
兵民既分則以民養兵雖制有短長而其有所養則
一也我國則既不盡民為兵而兵又不得養於民非
惟不養又從而刻之兵制之不善古今國家所未有
也臣自兵興以來出入內外旁觀嘿察廣詢博議粗
有定見久矣及此省闕諸疏所論參以人情事勢則
莫如盡民為兵之為便故頃於會議之末果有論說
而見為狂謀大言而莫之省今請復為 聖明陳其
一二焉古者國有大變則有徧境出之法公卿以下

以次而出為將帥昔高麗士大夫亦從軍禦敵此皆
遭亂圖存同仇敵愾之舉尚何違拂怨苦之有臣曾
於丙寅冬隨體臣張晚入侍晚言竢牌案事畢兩班
為一軍良丁為一軍賤丁為一軍則勢甚順便矣自
上嘉納以為此計最善今者牌法雖罷此法可行竊
聞水原一府逐戶編伍間里間以不為兵為耻然而
水原軍兵尚有逃亡者以非盡一國為兵故也頃者
關西盡括儒生編伍即以儒生號其軍則眾亦不厭
者以名分不降故也今者兩班千百而為兵者無一
二民丁數十而為兵者僅一二彼為兵者自備器械

常從操鍊征戍之苦何為其不怨咨思散亡乎今又
抄出忠義衛別作軍伍而舉國兩班庶賤閑遊自若
忠義衛何負於國而偏苦之乎然且不能盡括口傳
元數只令守宰查出枚報故舉皆藏匿漏免十不一
抽是不均之中重為不均忠義之為兵者豈不怨咨
思散亡乎南漢山城器械未備糧儲未充必守之形
尚不及於西路諸城今使所屬五邑之軍携妻子運
家資一齊入保又以招募無應者之故欲使守令驅
率士民以從之比之他邑之軍可謂偏酷且此城本
為江漢之防當使漢南州縣入屬而漢北郡邑亦在

澤堂集
其間是不均之中重為不均五邑之為兵者豈不怨
浴思散亡乎臣身在鄉曲日有所察此輩臨敵潰散
之漸已形一散之後官家更不可收拾而手操利器
反與姦民亂流交併作變則國內之禍到此方大而
士大夫晏然坐忘以人心未離為恃噫何其不為深
長思耶臣之愚計莫如均其勞苦俾無怨咨養其精
壯使有戀着此二事而已今宜依倣古制察酌人情
以公卿以下無一人不從軍為大律令然後秩正三
品以上則稱為將帥秩從六品以上則稱為將官秩
七品以下則稱為朝士軍儒生稱儒生軍武學稱武

學軍雜職諸衛市民坊民胥吏典僕各以其類為號
則公私賤遊手閑民自當現出添編其額而無所匿
矣如是然後時在職者除征在役使者除征父子同
籍則父除征兄弟同籍則兄除征而三人除一六人
除二奴子仰役者為限數除征老病廢疾者除征又
就其中自士大夫至胥僕雜職之類募其不欲為兵
者為定數納物而免其征除征者給除征帖免征者
給免征帖以其餘編束作隊又就其中或行募法或
行抄法兩班則移送驍健隊民丁則移送御營軍其
餘則使朝士之不在職者領之教以兵技陣法京中

行為恐

澤堂集
則或備扈從或從留管外方則保守鄉里禁戢叛盜
其編束之務則漢城府與五部官掌之外則監司守
令掌之不宜別立曹局以資奸濫也編束既定然後
分遣使臣查究不入籍伍不持免帖者烏示鄉里不
過一道斷了數三人而靡然從風矣且以免征所納
者留貯於各其府縣該司勾管出入大數以為養兵
之備或給器械或充賞格無所不可使其御營驍隊
充至數萬則或練習刀斧之技或講行楯車之制付
之元帥以為江河關嶺遮截之圖其亦庶乎其為有
用之兵矣此制端的可行有順無難如蒙 聖上赫

知起
作至

然斷決明教四方諭以事定即罷之意則旬月之間
可以完案其於已束之軍已行之制一無所妨而自
知添補矣如是然後西都可議進駐江華可議拋棄
矣若曰和議已絕大義已明師直為壯人和為上已
築城池可以遏截已操軍兵可以橫行虜後可掣遼
左可復不必更議兵制而有餘則非惟 廟議不敢
及此即使村童野夫聞之莫不齒冷不知為此說者
有何石畫而若是其幾也惟 聖明更加審察於此
於彼斷然施行毋徒虛煩獎荅日事文具坐費歲月
終致顛隳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惟是御營驍健之

澤堂集
額既加則糧料資給之路益廣雖今體府精抄之軍亦不可不有以資養而財無所出賦難更重臣意以為莫如就各道內行大同法久任監司以領之依例收布監備土物輪定差負直納各司以絕今日鉅萬奸蠹之費取其贏餘自足軍資矣值此減省之際講而行之必無所難臣於丁卯夏因辭職疏及此一款而及出守忠州又見監司李敬輿欲行此法而為該曹所寢臣頃又獻議賓廳而亦莫之省朝廷幹事之臣各負能名務守常規其於變通之說一例憎厭況此論出於誕妄踈謬如臣者之口宜乎見却之易也

此法亦有條理今且不暇詳論一殿下幸虛心觀理勿以人廢言則此是國家已成之事可以不駭耳目而行之惟該部憚變更悅因存又畏奸蠹之撓有不欲行之議至於毛舉一條細故以為難誠可悶也前領相臣尹昉實主大同之議而頗以臣條畫為便此則非臣之獨見也若曰朝夕待變難容別般舉措則前頭被兵之日頭會算斂勢不可已曷若預定經制以為緩急資用也極知芻狗已陳遼豕可慙緣此病違 召命罪懼之中心慮宛結不復審語嘿之節而衝口胡說辭不倫次臣尤不勝惶恐伏惟 聖明垂

諒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劄

癸酉九月論時政玉堂劄

伏以臣等伏見近來天心未豫譴告頻仍非常之眚
史不絕書營頭墜地水色赤血雨雹人面之變疊出
於數月之內方強寇壓境釁端大啓而此等變異皆
屬兵象天之所以警動我邦家殆若提耳言之而

上下因循偷過目前加以玉候久愆延訪全廢臣
等職在近密進見亦阻芹曝微誠無以自達輒以迂
腐之談形於簡牘庶幾聖明靜攝之中容賜省覽

焉竊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徵吉凶之應不
易之理也然善者陽之象也惡者陰之象也古今書
牒所載陰陽五行之象休咎庶徵之說雖似微眇終
必符合是以古之聖王輔相天地扶陽抑陰修諸已
則崇德而修慝發於政則先惠而後刑辨人才則舉
賢而遠奸明化道則彰善而瘴惡要必使其陽明勝
而陰沴消吉祥集而灾害除此豈非祈天永命轉禍
為福之大本也伏惟殿下盡性盡倫敦尚聖學一
紀于茲而驗之天灾則陽不能勝陰察之人事則義
不能勝慾危亡之象不啻形現則臣等竊恐聖上

澤堂集
之所以修諸已而發於政者大有所倒置而然也臣等竊聞身心百病皆出於氣氣之作用惟怒為甚從古聖賢以此為戒非一二矣伏見 殿下近來厭聞劇切之論便萌拂吝之念辭氣失平指揮非常傷和損德為害非細不審 聖明本源之地有何煩惱而生此病根耶豈不以羣臣進言者煩瀆無實慮其無補事功而徒損威重故為呵禁耶抑以為進言者不自正已而責難於君斯為僭越可罪者耶或以 聖明內省無失而羣臣虛疑強聒斯為浮妄可責者耶臣等竊念設使有是三者皆不足以煩 聖怒也程

子曰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然則聖人之心雖於極惡大罪未始動情以嗔恚也况人主設諫官開言路言雖失當何所不容而遽加威怒之色自杜忠讜之門哉此與自暴而拒諫者雖路脉不同其為上下否隔同歸亂亡一也昔呂祖謙氣質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閑看論語一句忽覺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臣等亦望 殿下於靜處潛心之中或因思義有契或因觀書有省務去恚怒一意平和則治心養氣之功無過於此矣且男子晝居於外夜處於內所以順陰陽之氣也

今者 聖躬無妄有灾久不安節而深居寢輿之內
左右給事不過宦寺之類神思易怠昏氣易乘此偏
於靜之失也今雖未能 御殿開筵且於宴閑之中
平常之際以便服便坐引接一二臣僚商確古今之
宜或引老成賢官評問保養之方仍以導宣壹鬱開
納陽明使真元長旺邪沴自退以為萬化之本諸福
之基似非少補也若夫朝廷之上士夫之間風俗之
弊政令之失固難枚數臣等姑就其中偏重而最甚
者而略言之一曰惡士論太甚二曰貶寬政太甚是
也 聖上撥亂反正扶樹倫紀所謂士論孰大於是

不幸中間數番慶置朝議各立未免甲乙可否此特
一時事耳朝廷於此不當以非士論自處而遽以異
己者為士論也自是以後凡有論議或梗於朝廷所
建立所任用則便斥為士論而比之浮薄毀事之類
噫古今士論何嘗不有浮議相雜顧君子之於士論
也捨其短而取其長故理順而事集小人之於士論
也據其短而攻其長故勢激而禍成治亂安危於是
焉分今雖未至於此亦不可不深長思也今姑以士
論之欲有所正者言之則昏朝奸濫之輩借科冒資
之流正當初朝廷之所舉義而斥退者也曾未幾時

各私所知圖占顯職歷典名州饕餮橫恣盡逞故態
虜庭賤俘權門債帥有百醜可謫無寸功可記而一
時彈冠相望制閫今者又大需 恩典盡釋重罪此
輩久知朝廷好用匪人儕類業已同陞矣豈肯安坐
田野省愆沒齒乎其漸圖階級玷辱名器可以歲月
而待也然於今日若正人已盡登用庶官尚多曠位
此類之外更無可取則雖就其中棄瑕圖新亦或一
道也今者守正孤介之士棲遲冗散者何限哉沉鷲
材武之類抱屈行伍者何限哉而必欲求於有罪無
功之類置之牧民御衆之地使君子解體小人增氣

而臺諫不敢舉劾有司不欲甄別苟簡漸染與之俱
化此豈非攻斥異論之效也李陵陷沒而隴西士大
夫盡以為恥當時名教所養可知矣今者降將親屬
列官中外自以得意而殉國死事之孤或流落飢寒
為人籍躡其於顯忠懲惡之典何如哉師之上六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君子之正義也睽之初九見惡
人無咎聖人之至誠也若夫駕馭黥盜役使姦貪之
說雖或有之此非豪傑之智賞罰之明必不免反致
傾覆之禍矣今 殿下至誠未及大聖人廷臣智術
有愧真豪傑賞罰日紊風俗日濁向時所稱賢公卿

名士夫尚多變節隨俗冒法行私者而欲使朴承宗之奴隸李爾瞻之爪牙改心易慮承事朝廷豈不難哉反正之初以寬代虐盪滌煩苛使臣守宰率以廉謹慈惠自勵民生庶有息肩之望矣曾未歲月有司急於近效變為苛刻遂有媚民沽譽之說其所左之者以廉謹為拙寬大為迂慈祥撫恤為巧詐其所右之者以殘酷為能以放縱為達抑勒集辦為才術而其素稱能幹之臣為列邑所視效者一道之內徃徃而有然察其所為不過讐斂以豐私廩濫錄以稱別備飭厨傳以娛使客厚饋遺以結朝貴內以肥已外

以悅人如斯而已其言曰但問能辦公家事如何即盜官物無害於民又曰減省節約仁聲先播則人心解弛國事不可辦以此所謂能吏酷吏者大率貪縱其間苛酷而持廉聚斂而節用者絕無而僅有然其戕人命鑠國脉之罪則有不可追也惟其催納官糴畢輸貢賦此特有司之所望於州縣者然於守令職分有何異能者拙者要是伯仲之間耳若使按道之臣巡問而治之殿最而課之則期月之內便可整頓正不必別為殊稱更樹風聲而後能也凡為此論者不過以不材者為病也不材之人本不中用欲寬

則疲軟而已欲暴則蠢蠢而已朝廷但知疲軟之為無用不省蠢蠢之為尤害並與廉吏善政而掎擊之其所重信者惟貪猾苛酷之歸此習俗所以遂變民生所以重困也雖然下焉者不足道也自朝廷惡異論而自上亦惡之自朝廷惡寬政而自上亦惡之自朝廷好酷吏而自上亦好之點注叙復之間顯示用捨之旨則其觀望增益宜無足恠然殿下於此初豈有私意而然不過欲息浮議務近功而不覺陷於一偏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豈不然乎大抵擇術不可不正審勢不可不明民風俗尚之所在尤

不可不謹也今者一切計功謀利之說勝而仁義信讓之風不得行於士大夫間以至禮教頹弛而喪紀大紊道學堙塞而妖術肆行貪風日熾賊民日興蓋其所由來者漸矣臣等聞有道之國雖弱不亡無道之國雖強必亡夫有道無道但別善惡所以異陰陽而已前之所論是也嗚呼國家無兵矣無財矣無機械矣大率皆無矣所恃者民心而民心怨矣所恃者士風而士風污矣虜不來則幸矣來則恐其顛沛復有甚於前日也周子曰天下之事勢而已矣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伏願 殿下自今而始息却許

澤堂集
多計較勞攘之說除却許多倒行回適之政一以扶
正人行正道屏姦律貪崇道尚禮為之主上順天時
下協民心以消弭災異以安輯離散以當方來莫大
之憂以維持一髮千斤之勢不勝幸甚取 進止堂
劄子未嘗留中
留中自此劄始

澤堂先生集卷之八

